

“我要是鸟儿也喜欢条子泥”

本报记者 申琳

条子泥，是地处江苏盐城黄海之滨的一大片滩涂湿地。这是一个“鸟的家园”，只在核心区一块720亩区域就单日观测到鸟儿18.8万余只，每年有数百万只鸟儿在条子泥栖息或停歇。然而就在八九年前，这里还主要是一片在开发与待开发间彷徨的海边荒滩，鸟儿星散各处，少人问津。

2019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条子泥湿地近年来保护成效斐然。这片海边湿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嬗变？近日，记者走进条子泥，一路追寻当地找鸟、护鸟、留鸟、爱鸟的足迹。

找鸟：天时地利

2018年，吕洪涛调任条子泥所在的东台沿海经济区党工委书记，就开始关注这里大量的鸟群。“当地渔民都说鸟多，究竟有多少、有哪些鸟、主要分布在哪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工作之余，吕洪涛迷上了“找鸟”，他把闲暇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上天刚亮就出发，中午顶着大太阳到处跑，下午不到天黑不复工，节假日更是追着鸟儿的踪迹不停歇……几个月时间，条子泥区域30多公里长海滨周围的水面、鱼塘、树林、草地被他跑了不少遍。

这期间，他的找鸟队伍在扩大，同事加入进来、民间爱鸟人士也加入进来，于是大家分工蹲点。装备也升级了，长镜头拍摄的鸟类图像更加清晰。大半年下来，条子泥的鸟儿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大致的数量是多少，吕洪涛心里有了一本账，“就是用这个笨办法，我们积累了条子泥鸟类的初步资料，数量真是多到惊人。大家当时一个突出的共识，就是要抓紧时间把鸟儿好好保护起来，这是一份责任感、使命感。”

鸟儿为什么喜欢在条子泥栖息？吕洪涛笑言：“这是天时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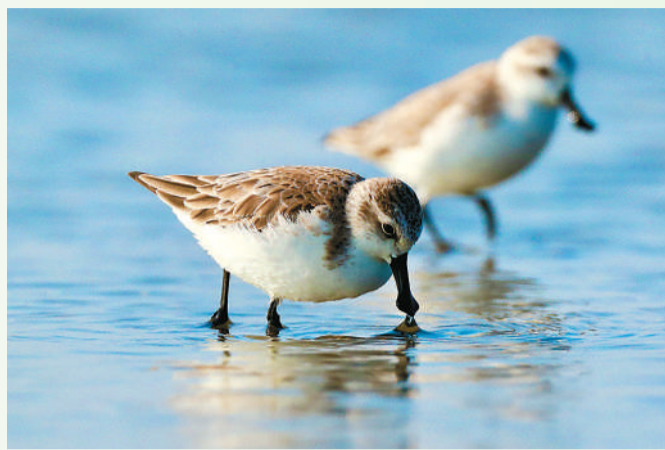
条子泥，涨潮为海、落潮为滩。吕洪涛所说的“天时”，是条子泥正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气候带上，很适宜鸟儿栖息、繁殖、越冬；“地利”，是条子泥所在的盐城黄海湿地处于全球鸟类九大迁飞通道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线路上，而且这里巨大的潮间带湿地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大量的底栖动物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住得好，吃得好，我要是鸟儿也喜欢条子泥。”吕洪涛幽默地笑道。

护鸟：湿地生态

有天时，有地利，还需要人类发挥什么作用？

其实2018年之前，条子泥鸟儿的栖息环境面对两大重要改变：一个来自人类，江苏省2012年启动的百万亩滩涂围垦工程，一期已完成围垦10万亩；一个来自自然界，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侵入，正快速改



勺嘴鹬在条子泥滩涂上觅食。



在条子泥的小青脚鹬。



条子泥退潮后修复后的湿地和麋鹿。

变着条子泥的自然生态，影响到鸟儿的觅食及栖息环境。

2012年启动的条子泥围垦工程，是在围垦后进行海水、淡水无公害生态养殖。在开发与待开发之间，当地究竟该做出怎样的抉择？2018年，盐城市扩大黄海湿地保护范围，之后将条子泥区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申报范围，由此停止条子泥围垦和开发。2019年2月，盐城市正式在条子泥设立市级湿地公园。一块围垦开发的热点区域，就此成为鸟类栖息生存的乐园。

互花米草，当年引进以防沙固堤、改善土质的外来物种，在条子泥大片近海滩涂疯狂生长，挤占鱼虾、贝类及大量底栖生物的生存空间，鸟儿的觅食环境遭受巨大影响。“互花米草不除，数百万鸟儿快吃不饱肚子了。”民间环保人士李东明已在条子泥区域工作了16年，前些年对互花米草的疯长忧心忡忡。

2022年起，条子泥管理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清除互花米草。经过两年多持续清除，1万多亩被入侵的滩涂得以恢复原生态，久违的鸟群又飞回这里觅食，多年被互花米草占领的“绿色沙漠”区域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留鸟：幸福社区

一方面排除隐患，另一方面还要竭尽全力留下鸟儿，“让它们安居

乐业”。“720”，就是条子泥为鸟儿成功营造的一处“幸福社区”。

我们来到条子泥时，海潮刚刚退去，广阔的潮间带上色彩一片明朗：滩涂是满眼灰黑色的泥水，觅食的白色鸟群繁星般闪耀其间，浑浊的满含泥沙的黄色海水已退至三四十公里以外，而海滩与海水之间，蓝天高悬……海风中，鸟儿清脆的鸣叫此起彼伏，仿佛一曲交响乐。

这么多的鸟儿，涨潮时到哪里落脚？条子泥湿地运营部负责人金娟带我们去看一处名为“720”的区域。这本是紧邻海堤的一处720亩大小的鱼塘，2020年，管理部门将其退渔还湿，打造一块高潮位鸟类栖息地：以生态自然修复为主，主要通过水位控制，形成深水区、浅水区、光滩区等不同鸟类栖息环境，满足多种候鸟个性化活动需求。

金娟介绍：“对于涉禽而言，它们喜欢的水位是多深？就在它们的小腿位置。”所以，“720幸福社区”的设计很细心：丹顶鹤、东方白鹳这样的高大涉禽，它们就需要深水区；黑脸琵鹭、白琵鹭，它们活动区的水就要浅下来；而像珍稀鸟类勺嘴鹬，个头太娇小了，就像麻雀那么大，只能在很浅的水面活动了……“对不同的鸟儿来说，总有一片水面适合它。”金娟说。

除了调节水位为主的微地形改

造，管理部门还在“720”完善了硬件和管理：安装高清摄像头、完善无人机反制系统以保护鸟儿不受人为干扰，安装了AI鸟类识别系统以远程观测和统计，有专职人员24小时巡视管护……“720”高潮位栖息地越来越受到鸟儿的青睐，在2024年8月天文大潮期间，这里共记录到32个物种，鸟儿总数超18.8万只。

“720”高潮位栖息地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认可，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例。近年间，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推广“720”建设经验，先后在川水湾海岸带、梁垛河口、方塘河口等处成功推广，“幸福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

爱鸟：人鸟和谐

条子泥湿地保护8年间，鸟儿用自己的翅膀为这里投票：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青脚鹬，由当初的不足1000只已到2400多只，是原来的2倍多；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嘴鸥，仅2024年就在条子泥的盐蒿地筑巢2800多窝。初步统计，条子泥记录到鸟类414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分别有22、71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极危物种4种、濒危物种9种、易危物种17种……

勺嘴鹬，一种嘴巴扁扁形似勺子的珍稀鸟类，全球发现只有约600只，属于极危物种。但就是这种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有一半以上会在春秋季节来到条子泥，停歇换羽，前后停留3个月时间。

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强了与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此设立了鸟类研究机构，并长期派驻科研人员，逐渐积累起一批科研数据和研究成果。东台沿海经济区党工委书记杜骅表示，条子泥的保护，始终坚持的是科学保护、精准保护，核心在于营造鸟与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鸟类栖息地。

鸟与自然的和谐，除了营造鸟儿的宜居环境，还包括解决大自然的“鸟兽之争”。在条子泥北端的万亩鸟类聚集区腹地，有一片3000多亩的盐蒿地，条子泥的黑嘴鸥喜欢上了这里，每年在此筑巢繁殖；而由于此地水草丰美，麋鹿也看中了这块宝地，经常来此啃食嬉戏，最多时能有2000多只，踏踏鸟巢鸟蛋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保护黑嘴鸥的繁殖，每年4至6月繁殖期，管理部门就在此建起长达17公里的围网，将麋鹿等高大走兽拒之门外，等过了繁殖期再开放。围网采取防大放小的设计，在下方为野兔、黄鼬狼等小型动物开了“后门”方便进出。适度的人工干预，成功化“鸟兽之争”为“鸟兽和谐”。

人鸟之争，主要是当地渔民的渔业生产与鸟类觅食栖息的矛盾。过去，海堤外有渔民承包的鱼塘，海堤内有渔民捕捞鳊鱼的围网；鱼塘多了湿地自然变小，围网多了鸟儿觅食空间受限。近年来，条子泥区域退渔还湿1.7万余亩，鸟儿的栖息地不断扩大；禁渔期一到，当地渔民自觉撤掉渔网，还鸟儿一片自由觅食及嬉戏的广阔天地。

63岁的李东明是一名生态摄影师，10多年间常年在条子泥拍鸟护鸟，见证了当地渔民对鸟儿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过去鸟儿撞渔网上，渔民扯着翅膀就往外拽，让人看着心疼得要掉泪。现在渔民不仅自己对鸟儿倍加爱护，还劝阻那些不文明的游客”。

在条子泥，管理部门也在为游客营造人鸟和谐的环境：在海边架设20余架高倍望远镜、在科普馆开放AI鸟类识别系统，免费供游客观看20多公里外的鸟儿，还可在大屏幕上认识鸟儿的种类和特征。

告别条子泥，回首是温馨一幕：辽阔的滩涂上，鸟儿在欢快觅食、自由飞翔，清脆的鸟鸣犹如天籁之音；岸边，人们在专注观鸟、开心拍照，惊叹和欢笑在海风中荡漾……吕洪涛感慨，条子泥没有所谓“人进鸟退”，只要做到了“人鸟和谐”，人多的地方，鸟儿也一样多。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地处太行深山的河北涞源县城外热闹——时隔17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院寺正式恢复常态化开放。

学界普遍认为，阁院寺主体建筑文殊殿建造于辽代十六年（公元966年），是我国现存“八大辽构”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座。此前这座千年古刹因修缮未常态化开放。

“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我们制定了科学规范的游览管理方案，让古建筑‘活’起来、‘火’起来。”涞源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郝鑫说，“五一”期间，阁院寺累计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

步入寺中，沧桑古意扑面而来。

阁院寺从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文殊殿、藏经楼，其中天王殿、藏经楼为明代建筑，居中的文殊殿显得尤其古朴庄重。殿前两株千年古松，见证了这里的变迁。

“五一”期间，当地文旅部门每天安排6场免费讲解，涞源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安志敏便是讲解员之一。

1997年退伍转业到此工作直至退休，安志敏常年接待高校师生和专家学者，全程跟随、虚心求教……时间一长，他从“门外汉”成长为“土专家”。

“从寺内保存的石碑和相关资料来看，阁院寺在汉代初建，唐代重修。”安志敏对游客们说，这样一座千年古建得以留存实属不易，我们应该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

文殊殿有着中国古建标志性的大屋顶，出檐深远，斗拱雄壮，远看如雄鹰展翅翱翔，恰如《诗经》所云“如鸟斯革，如翬斯飞”。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曾评价，辽代工匠运用斗拱结构已达到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境界，文殊殿便是绝佳范例。

雄浑之外，更藏精巧心思。

千年辽构承古韵

阁院寺时隔17年恢复常态化开放

殿前常见这一幕：不少游客不进入殿内，而是站在窗前仔细端详。“这里保留着辽、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窗棂，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窗棂博物馆’。”北京游客王继宇感慨道，“若不仔细研究分辨，还真不知其中学问这么深。”

安志敏说，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门窗易损难存，文殊殿的窗棂历经多次破损、更换，逐渐形成多个朝代窗棂共存的独特格局。

推开殿门，顿生宽敞之感。《涞源县志》记载，文殊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这么大的建筑，内部竟然只有四根柱子支撑？”游客梁奕的话，道出不少人的疑问。

安志敏耐心讲解：“文殊殿采用‘减柱造’方式，原本仅有两根立柱，有效改造殿内空间，另外两根柱子是后人为了保护建筑所加。1000多年来，文殊殿从未落架大修，完好保留辽构风貌。经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测定，两根原柱为唐代木料，沿用至今。”

正午时分，游客们热情不减。阳光透过窗棂，照亮了墙壁上被黄泥覆盖的壁画，引得众人驻足。

文殊殿东、西、北三面墙壁上有大幅壁画，大部分被黄泥覆盖，仅北墙东侧有一处裸露面积较大，可以看出壁画线条流畅生动，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手法，尽显唐代遗风。

莫宗江在《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记载，原壁画是一幅贯通整个墙壁的大构图，该壁画配合原来当中的主像雕塑群组作为这座殿内的主题，和四壁上强大的斗拱所构成的气势，是在敦煌也很少见的。

走出殿门，安志敏指向文殊殿东南侧的一口铁钟——飞狐大钟，讲起一个故事。

宋辽时期，涞源地处宋辽边界，曾称“飞狐县”，铁钟遂得此名。这口钟与文殊殿风雨相伴900余年，已露锈色，但钟体厚重，音质极佳，史书称其“浑浑然有太古之韵”。

据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松涛考证，飞狐大钟铸造于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钟高1.6米，口径1.5米，重约两吨。钟身所铸的1200多个汉字和55个梵文，更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铭文反映了辽代晚期宗教信仰、官职制度等情况。”梁松涛说。

“辽代寺庙大多坐西朝东。文殊殿在唐代寺庙基址上重建，保留了坐北朝南的唐代风范，这体现了某种文化认同。”安志敏说，辽代木构建筑延续了唐代“以势壮为美”的审美风格，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生动见证。

风雨千年一寺中。古寺、古建、古钟无言，却讲述着无比精彩的故事。置身其中，眼前仿佛不只是一座千年的建筑，更是“活”了1000年的生命。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记者李凤双、苏凯洋）

博物馆里过假期



“五一”假期期间，位于山东济宁市任城区的汉文化博物馆吸引不少游人。近年来，该博物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和多元化研学课程开发，让沉睡的文物和工艺“活”了起来。比如，在陶印体验区，游客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创作属于自己的陶瓷印。

图为游客在创作陶瓷印。

袁 进摄



条子泥湿地近年来保护成效斐然，呈现出鸟与自然的和谐。

图为条子泥湿地的牛背鹭和麋鹿。

本文配图均由李东明摄